

他喜欢谁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I247.7

236

017.56



女子学院 0053598

他喜欢谁

河南省文联图书编辑部编

他喜欢谁

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建国门泡子河 10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国防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6印张 2插页 318千字

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10355·243 定价 2.10 元

目 录

境 界.....	张 宇	1
秦川雨.....	郑彦英	19
野花瓣儿.....	王 钢	42
十辈陈軼事.....	李佩甫	59
女教师日记.....	马本德	72
颍河风情录.....	孙方友	93
他，就这样走了.....	龚绍东	109
品 茶.....	刘学林	127
笑中泪.....	王奎山	137
疙瘩妈告状.....	李克定	146
花鞋垫儿.....	兀好民	157
乡 亲.....	陈 创	171
晶 晶.....	王国毅 刘锡元	185
村 葬.....	翟和平	205
石级、石级，蒲公英.....	王俊义	220
七彩光.....	武蒙辛	235

工程师	涛 沙	257
“乐器皇后”之恋	寇云峰	273
喜鹊岭	侯钰鑫	294
蓦然回首	原 非	323
青青的苞米	何 平	347
开山的女人	殷德杰	373
寻找失却的距离	杨东明	397
黑妮夺魁	南予见	414
进取者	赵建儒	434
爆竹声中	刘向阳	449
晨光里	董晓宇	465
他喜欢谁?	周 熠	479
拉 沙	宁 山	498

境 界

张 宇

有着六十多岁高龄和三十多年党龄的王小黑，忽然提出
来要退党。

他原是村里的护林员。半年前，在山林里整枝，从树上
掉下来，得了偏瘫，经过长期治疗，近来渐渐地有了好转。
今天阳光好，暖和，他逼着儿子王铁蛋把他扶上架子车，拉
着他往山坡下转转。他手里拿着烟袋锅敲着车帮，让儿子停
住车。他倾着身子，伸出颤抖的手，量量身边的树有几把
大，然后说出这棵树半年来长了多少，并以此推算，南岭北
洼的树该长了多少。他熟悉它们，就象熟悉自己的孩子。

轻风吹过，满山遍野的树木都顺风摇摆起舞，向老汉招
手致意，好象在问候他近来身体可好，并祝福他健康长寿。

老人看着这一片片山林，眼里潮潮的，忍不住挥着手对
它们说：“不要贪玩，好好长吧。我闲了就来看你们。”

晌午的面条饭，他说比过去做得都香，竟多吃了小半碗。

饭后，隔墙邻居王扁担来串门，俩老汉抽着旱烟，排闲话。王扁担是有名的“王大喷”，天南海北，狼腿扯狗腿，两个人说得挺热乎。在议论村中的“朝纲大事”时，没想到王小黑冷不丁说：“我给你说实话，我准备退党哩！”

一句话，把屋里人都说愣了。

王大娘连忙拧拐着她那三寸镰刀脚，跑过来说：“你咋啦？是发烧说胡话哩？”儿子也连忙伸手摸摸爹的额头，看热不热。儿媳妇月英忙端过来一杯白糖水：“爹，您喝口，您喝口。”

王扁担见此情况，便觉得应该知趣：“小黑哥，您歇会儿，我还要给牛添草，我走了。”

屋子里都剩下自家的人了，大家又都看着他并没有发烧也不象胡说，便埋怨他。

王大娘由于自己的特殊地位，说话没轻没重不掂量：“死老头子，你今天咋把话往黑豆地说？是鬼迷心窍了？旧社会咱是要饭的，八路军来，咱才扔了打狗棍。打土匪，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，把脑袋掖在裤带上，咱那党员是枪子儿里闯的，那时候咱没有拉稀。解放后，哪一次运动也是党说五八，咱说四十，从来没有脊梁上长茄子——有二心。如今你老了，咋想起来要当叛徒哩？我看你是活够了，快点伸胳膊蹬腿去给阎王爷亲嘴吧，一家人也安生。”

儿子王铁蛋另有一番见解：“爹，如果是别的啥东西，

布票，粮票……可这是党票啊！现在的年轻人谁不想入党？入党了才能提拔。我亲眼看见，有的人为了入党请客送礼，烟整条地甩，酒成捆地递，申请书写了几十份。咱为啥放着好东西非把它扔掉不可呢？太可惜了。您可不敢退。”

儿媳妇月英正怀着身子，羞红着脸，也轻声说：“爹，我有句话说不出口，您，也要为下几辈人想想，将来……他们长大了，入团入党的，参军提干的，一调查人老几辈政治不清白，爷爷退过党，这影响总不大好吧！”

面对全家人的批评提醒，王小黑无动于衷：“少来指教我，说那话是啥水平？半碗！我一辈子过的桥比你们走的路还长，你们摆那架子来审问我，啥资格？少管我们党内的事。铁蛋，去叫支书们来，我有话跟他们说。”

王小黑说出这番话，满脸通红，头上青筋暴起。家里人一看，知道他犯了火性子，都不再多嘴，怕他万一心火上头，身体有啥好歹，赶快安慰他，答应马上去请支书。

这是一个庄稼小院儿。老两口住在里院上房，小两口住在靠门口的耳房。全家人背着王小黑，在耳房里又召开了一个紧急家庭会议。王大娘强调：“家丑不可外言，这事千万不可说出去。”最后决定，让铁蛋去找王扁担，封封他那跑风嘴。王大娘交代儿子：“他敢说出去，咱就不承认，一口咬定是你爹发烧说胡话哩。”另一方面，由月英去找找她娘家哥袁建勋，他是大队副支书，又是内亲，让他给拿拿主意。一定要先内后外。

二

王扁担被誉为“王大喷”，那是名不虚传的，只半天工夫，就把王小黑要退党的最新消息，用肉广播传遍全村。王铁蛋去找他封口时，早成了“马后炮”。

天落黑，一些牵心挂肠的、好事的、爱凑热闹的人，都看望王小黑来了。

为了避免王小黑再顺嘴胡流，造成更大的政治影响，王大娘在大门口截住客人，把客人全引进耳房，与在上房的王小黑隔离开。

“他大叔，您来，坐这屋。”

“我哥他？”

“刚睡，叫他歇会儿。”

这人叫王全生，是王小黑的叔伯弟兄。早年，由于王小黑抓住他砍树，罚过他的款，两家人翻脸记仇不说话，近二年才慢慢好一些。一个王字掰不开，如今见哥哥出了事，连着心哪，过来看看。

“叔，您抽烟。”王铁蛋给他递烟。

王全生抽着烟说：“干部们还不知道吧？”话说得很低。

王铁蛋欲答，见妈拿眼瞪他，就住了嘴。

王大娘假装糊涂：“知道啥？”

王全生白了她一眼，没有再问。他知道这个女人精得象兔子，对他不拿内人看，心里不免忿忿然。但怎么能和婆娘

们一般见识？想了想，他还是慢悠悠地说：“其实也没有什么，天塌不下来。我小黑哥一辈子牛脾气，也不知道他想到哪儿了。我看别给他别劲，他想退就退，有啥主贵处？这些年有了好政策，啥也不怕了，党员不党员咋着，还不是一样劳动。啥是本事？过去谁要当个党、团员就觉得了不起，如今呢？松！谁能劳动致富就是本事，谁能挣来钱就有能耐。唉，我黑哥一辈子太老实。人家入党是干啥？当干部，掌权，为亲戚们批个宅基地呀，走走后门呀，办点事儿。他一辈子弄个党员，算没有办一点正经事儿，人倒叫他得罪完了。嫂子，你也别伤心，也别害怕，退了也好。省心，少开那些会。”

他说的的确是肺腑之言，也确实把王大娘感动了。人家能不记旧怨，在家里出事后及时赶来看望，还是一家子亲啊。但是，王大娘却不能向他表示什么，只哼哼哈哈应酬一番，谢谢他的深情厚意，送他出门。

王全生走到门口又交代侄儿，咱这么做啥都不图，只要你爹能多活一天，就是你们的福。唉，眼看着俺老弟兄们不剩几个了……”

他的话把人说的心里酸酸的。

刚关上的门又被推开了，赵虎拄着拐棍进了门。他也是老党员，由于他粗喉咙大嗓门，火药性，总是给干部们提意见，人称“一炮药”。他和王小黑很对脾气。王铁蛋连忙扶着他，把他搀进了耳房，生怕他乱喊乱叫传到里院，让爹听见。

“你爹啥样？喝汤了没有？”

“爹好些，他睡着了。”

“啊，那我就不去见他了。”接着，他就用拐棍敲着地发开了感慨，“铁蛋，叫你爹退吧，退了心净，眼不见心不乱，管人家咋舞呢！想想俺们过去咋当党员吧。打土匪时候，哪儿枪子稠，党员就往哪儿钻。解放后办社，白天干一天，晚上躺在床上往肚皮上写检讨，手摸胸口问良心，看犯错误没有。群众没处住，党员谁敢盖房子？现在可好，进村一看，哪座房子排场，就是干部的。有些党员和群众有啥区别？每月交五分钱，哼，一本万利。他们是混进来吃党的啊！说句难听话，咱们是绣旗哩，人家是撕旗哩，撕块红绸子回去给婆娘做棉袄里子的。退吧，退了清白，再一辈子变个鳖也不和他们一个水潭里耍水。”

他越说越气，使劲地摇着拐棍，“叭”地一下，把拐棍弄断了。但是，当他听说王小黑没有说过要退党时，他却平静下来了，又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是不能退。我刚才说气话，其实我心里象刀子刺……是不能退呀，只要不死，咱就有权举手。听说过些时要整党，到时候咱再举回手，临死再出把力气，到阴间见毛主席咱脸不发烧。”

王家人把他恭恭敬敬送出门，望着他走向夜深处。

“一家人还没有睡？”

话声落处，七婶挤开门缝走进来。她是村里信耶稣的小头头，王家人对她的“天堂地狱”毫不热心，又讨厌她整天闭上眼睛“主呀主呀”地唱，就对她不热情。但是，举手不

打笑脸人，又是一个村的，不好拒人于门外，只好让她进来。

七婶原先信神，后又改行信耶稣。她听说王小黑要退党，又是有病之人，就动了“善心”，来劝他入教。

大概哪一行都有水平高低和道行深浅之分，七婶的水平极低劣。可是，她善于根据新形势的发展创造发明，她的信教宣传就有了“时代色彩”。

“其实咱庄稼人还是信教好。你们知道不？这几年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全是主保佑来的。还有，主教育人不打人骂人，不偷鸡摸狗，还要到处行善，做好事学雷锋。为啥上级叫信哩？就是好处大。别熬了，信吧！”她的嘴只要一张口，唾沫星子乱飞，话比井绳长。“信教的人不生病，主能给人看病。死了后还能上天堂，天堂里可是不出力尽吃好的，穿的确良，享清福。再说人老了心烦，在一块唱唱心里也舒畅。给小黑哥说，他要身子不便当，不能去礼拜，咱就来几个人，在他屋里唱。主要是心诚。”

王大娘知道七婶是狗皮膏药，一沾上就再也揭不下来，就冷不丁截断她的话：“她七婶，俺老头子是党员，在党的人是不搞迷信的。你今个儿说这话是啥意思？”

“噢？我听人家说，他不是要退党吗？”

王大娘正颜厉色：“她七婶，你听谁说的？你检举出来，俺去找他！是谁这烂了舌头瞎了眼的编排俺？”

七婶看着不是茬口，连忙溜走了。

王大娘正准备把大门插上，又涌进了一帮人，一下子挤

满了耳房，凳子上床上都坐满了。

“听说小黑叔要退党哩，有没有这回事？”

“小黑哥咋明白一世、糊涂一时哩？可别叫他要那二蛋脾气。”

“王大娘，七婶刚才来过？是不是你家里要信主了？”

“可不能退，这影响太坏了。”

满屋子人七嘴八舌，象开记者招待会。王大娘把心酸藏在胸里，撑着架子，说：“谁也别信邪，没这事儿。”

三

王小黑真的要退党吗？

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袁建勋送走妹妹月英以后，心里一阵阵不安。已有三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公开提出来退党，震惊了他，使他不得不放下手中正在编的竹篮子，牺牲家庭副业的收入，专门坐下来，把这件事想想。

袁建勋在想心思时喜欢抽烟。他原抽的是旱烟，上公社开会时，见大队一级的干部都抽白棍棍儿一样的纸烟，也就弃旧采新了。并且觉得抽纸烟是农村大队一级干部的风度，那熏黄的指尖，那不断弹弹烟灰的神气，可以与一般群众区别开来。如今，他抽着烟，青烟在脸前缭绕着，感到很象一位首长。

王小黑虽是党员，在人们心中并不是村里的“人物头儿”。他看山护林，是专门得罪人的。谁家娃娃进山砍柴，谁家姐姐钻进树林里打树叶喂猪，谁家老汉放羊啃了小树

苗，王小黑六亲不认，抓住就罚款。另外还罚买一挂不下三百响的鞭炮，吃晚饭时趁着全村人集中，他就神圣地掂着大铜锣，站在村子残留的寨墙上，先打锣，后放鞭，再吆喝：

“都听着——这是×××违犯村规，罚款××元，响鞭一挂！”他这样作，使犯村规的人蹶屁股伤脸，丢人打家伙，树林还真保护下来了。只是他把人得罪了，不少人骂他祖宗八辈，名声不好听。当初妹妹月英的婚事，袁建勋就不大同意，还是看在他们“自由”的份上，才没有干涉。

这老头也真是多事，年过六旬，又患偏瘫，快死的人了，让孩子们侍候着吃点喝点度过晚年就行了，平白又出什么新点子惹祸，弄得谁的脸上也不光彩。不去看看吧，有妹妹这一面，是内亲；去吧，自己是副支书，单独接触这号敏感事，不妥。万一有什么，怎么向一把手周明山大叔交代？

王小黑呀王小黑，你到底为什么要退党？

袁建勋想了一遍，好象猜着了王小黑退党的原因。这老汉有个特点，爱听听收音机，打听打听国家大事，肯定知道了要整党的信儿。他平时得罪人太多，连选模范都没有人举手投票，整党时要重新登记，把一部分人劝退出党，他能过了关吗？整党整风，啥运动不是靠人缘，只要没有人反对，没有阻力面，过关才容易。这老汉死要面子活要脸，干了一辈子，让劝退出党太难堪了，为了到时候不丢面子，还是早些退出来主动些。他肯定是这个意思，没跑。

想想，这老汉也怪可怜。平时不知道给自己修路铺桥，讲原则没有一点灵活性，到头来给自己酿苦酒喝。现在这党

员能和过去比？说句实在话，思想进步和工作积极再加上好人缘，才能当一个好党员。这一点，他深有体会。

原先，他也是个普通的农村青年，并不比别人能干。但他有一个长处，从来不限干部闹意见，他也勤快，谁叫干啥就干啥，不怕出力气。他对长辈很尊敬，嘴甜，肯叫。后来不知不觉就入了党，先干生产队长，接着又当副支书。

于是他摸出了“经验”，遇到送人情的事多出面，遇到得罪人的事就往一把手周明山大叔那儿请示。另外，当干部不要摆架子，平等待人，给人评理，一碗水端平。不要多吃多占，让人背后骂娘。中国人都有个毛病，不为馍不熟，只为气不圆，人争一口气。你给他办一件好事，他只能记几个月；你给他说一句难听话，他能记你一辈子。学邪容易学好不容易，袁建勋就摸索出了一套处世方法。

唉，一个农村青年，吃不了商品粮，参加不了工作，参军又不提干，前途在哪里？能当个大队干部就很象样子了。他常鼓励自己，不管干啥都要好好干，说不定哪会儿提拔新干部，自己还能担任一把手呢！

他甚至把将来上台之后的打算都想过无数遍了。将来当上支书，先记两条：一不贪污，二不搞女人。农民对贪污和搞女人最反感。还要不收礼，吃了人家的嘴软，拿了人家的手短，那就等于把自己的舌头伸进人家嘴里，任咬。还要尊敬老干部，有事多请示老支书，让他也倾着问问，采用不采用他的意见那是另一回事。老同志最需要别人尊重，老支书讲话时，不管水平高低，说得是与不是，都要耐心听，如果当着

群众的面，还要说讲得很好，很有水平。这样他就能放心地把班交给你。

对于大队的工作，他也有一番设想。先搞好同公社干部的关系，利用方便卖给他们些木材和平价小麦。他见别的大队干部这样干过。这样并不吃亏，关系好，遇着事情，他们就帮这个大队说话，说不定将来会破格提拔哩！

袁建勋回顾了自己走过的道路，展望未来的美好前程，觉得都离不开这个法宝——人缘。王小黑的退党就是一个教训。唉，老实人，出力不讨好，好心没好报，也够可怜的了。

怎么办？

说什么也要先给老支书周明山大叔汇报一下，两个人商量商量，多听听他的意见。然后，再走下步棋。

夜色渐渐地重了，傍晚时村里那种特有的活跃——人吆喝，马叫唤，牛铃叮当响，孩子们的吵闹声都消失了。全村人都带着白天的疲劳，带着对明天的希望，进入了甜蜜的梦乡。

一串有力的脚步声响起：袁建勋去找老支书了。

四

其实，王小黑退党的风声很快就传进老支书周明山的耳朵里了，他连晚饭都没有吃下去，在家里苦苦思索着。

王小黑这个老家伙，怎么能想到要退党呢？

周明山和王小黑从光屁股起就在一块玩。王小黑在东坡

那孔烂窑里结婚时，他去闹洞房，还钻过他们的被窝儿。后来，八路军来了，由周明山的大哥周明亮介绍，他们一同参加了游击队，先后入了党。那时候王小黑打仗勇敢，名声很大，只要看见自己的人流了血，就急红了眼，衣裳一脱，赤脊梁冲上去了。因此，土匪们都怕他，叫他“小阎王”，他身子有七处枪伤，但总算没死。解放后，那一茬老革命都当干部了，乡里的，区里的，县里的，还有人干到了省里。周明山回村当了支书，王小黑回家做庄稼。

那时候的党员是如何工作的？周明山记得，只要上边来了通知，二话不说，把孩儿他妈往旁边一推，马上从热被窝里爬起来，披上衣裳就走，一边走一边系扣子，真正是群众的主心骨。群众信得过，党员很光荣。

说心里话，周明山确实是跟党走的，上级说个谷，他就碾个米；上边打雷，他就拼命下雨。于是，上边犯了错误，他也跑不了。一次次地失信于民，让群众跟着吃了不少苦头，他慢慢说话也就不灵了，而他自己也就不太相信上级的话了。好在村里群众看他并不贪污，自己光景过得并不如人，才一次次原谅了他，“文化革命”中没有挨打，只游了游街，后来又选他当了支书。他很感激群众的信任，但是对工作却积极不起来了。

人生坎坷，他虽然老实，由于看到不合理的事太多了，心里也有了凄凉感。每次来了招工指标，公社的干部你争我夺；大队支部书记这一级的干部，会巴结公社书记的，工作不咋样，不但受表扬，还能把自己的孩子安排当工人。周明